



竟你這怨命，為著何事？可一一說與我聽。若有半句謊言，罰你跪到天亮。」友生道：「卑人十八歲時立定主意，要娶個蓋世無雙的美女為妻，不料一時父親為我配了濮小川的女兒，十分醜陋。拜了花燭我就逃走出門。後來又娶了孔方的女兒，也是一般，我又不別而行。如今娶著小姐，相貌端莊，十分中意。這個歎息只為卑人命裡該娶千金小姐，故不肯與這些出奇丑婦為婚，豈不是我的命？」

小姐聽了這篇說話，納不住的笑了一笑，扶他起來道：「你的命就是我的命。我當初嫁了一個陸士善，拜了花燭逃走去了。後來又嫁了個嚴豫，也逃走去了。如今嫁著相公，恐怕你又要逃走，所以這才含羞答應你這一句。」友生道：「聽你說來，那陸士善是我，嚴豫也是我，今日娶小姐的陳衝亦是我。難道小姐就是濮家的女兒、孔家的令愛不成？」大喬道：「我也不必瞞你，那濮小川的女兒是我，孔方的阿愛也是我，今日嫁你的小姐亦是我。」友生道：「我說天下那有第二位，畢竟還是你。真姻緣所難違。」兩個說笑一場，解衣就寢。方才言語參差，少不得被窩中去和事。一個是半老含花的閨女，一個是老童久曠的花男，何須謙遜，不必推辭，攜雲握雨，竟赴高唐。友生到了此時，也不管他上邊的醜陋，只受用下面的珍饈。心裡猶是怨恨自己不是什麼要緊，兩人丟卻了二十載風流，空自匍匐匍匐，到頭總是夫妻。一夜歡娛自不必說。次日對陳公，各各稱奇不已。

且說人進京不及，只有嚴太守寄得一封信來，方知下落。後來音信杳然。幸喜又生了一個女兒，小名代兒，以女代兒之義，年已一十六歲，天成夫婦庶幾膝下有人，不致晚年寂寞。

一日，正在廳前閒坐，忽見一人歡容滿面走近前來，雙膝跪下道：「爹爹，孩兒萬死，今日回來了。」那天成老眼朦朧，仔細定睛一看，一把扯住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撇我二十年，好教我想煞也。」一時悲喜交集，鼻涕眼淚哭個不住。蕭氏在內聽見老兒啼哭，不知甚麼緣故，同了女兒趕將出來。友生見了，跪拜一通，三人抱頭大哭。只有代兒不知，連忙迴避。天成對代兒道：「這是你的親哥哥，出去二十年，今日方回，快些走來見面。代兒見了友生，福了兩福，四人坐下。闊別已久，一言難盡，友生且把自己中舉娶濮小川的女兒情跡，說了一遍。父母不勝歡喜，即差人到船中搬取行李，請媳婦上岸。琴司在陳公處亦配一個義女，路上服侍，一同回來。

天成又差人通知濮家，濮小川夫婦不一時俱來。大喬已到，滿堂點了香燭，友生夫妻從新拜了家堂，參拜兩家雙親。擺下團圓筵席，不勝歡喜。酒席之間，把二十年事跡，你說一通，我訴一遍。說到歡喜時，大家笑一場；說到苦楚時，大家哭一會。此時只有濮小川夫婦十分赧顏，當初說女兒死了，緣何又在這裡？陸家雖然不題，他卻於心有愧。當晚盡歡而散。

友生次日問起巧巧、朝雲，俱說死了十七八年，友生不勝痛悼。追思昔年恩愛，一旦無影無蹤，那知這巧巧、朝雲，又到你家接代香火！這都是前緣宿債，暗裡分明，離合之間，如有神助。

過了一年，陳公任滿，就同兒子進京會試。道經蘇州，來拜陸天成。友生即排筵席。飲酒中間，就說起陳公子姻事。友生要將妹子代兒配他，陳公應允，對天成道：「路途倉卒，不曾備得聘金，奈何？」天成道：「小兒久蒙骨肉之愛，安用禮儀？」次日，陳公差人送金如意一握，銀鼎一座，以為納吉之敬。盤桓數日，即同友生上京應試。到得春闈，二人俱中三甲進士，該選知縣，候缺領憑。陳公已補了海道，一同回來，友生就與妹子完了姻事，大家榮任。